

# 湖北夫妇的狼狈返程：从三亚绕到义乌，被连夜隔离 | 谷雨

原创 江北 谷雨实验室-腾讯新闻 4天前



飞不回湖北十堰了，我们决定飞到义乌。第一道关口，警察测体温，正常。老公伸开左手，我把右手给他，他轻轻在我手心抠了三下。很快，第二个关口，警察查身份证，我们知道“大祸临头”了。被扣留的我们被村主任领回家时，已是早上5点，被反复交代要隔离14天，不能出门，要买什么有人帮忙买。

撰文 | 江北

出品 |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×立春工作室

我们一家人是怀着激动的心情，从湖北十堰出发的。那还是1月20日，我们对疫情造成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。

无论微博还是舆论，都如同往日往年，没有任何奇特之处。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在海南三亚忐忑不安地过完春节后，需要辗转奔波到浙江义乌落脚，然后过上需要隔离的日子。

## 1

那天我们9点就出门去武当山机场了，下午1点半航班到达海口，坐城际列车转到三亚，顺利入住酒店，与已经从其他城市到来的家人会合。全程不见人戴口罩，海口车站拥挤不堪，人声鼎沸。

1月21日，家人一起逛三亚湾和亚龙湾。繁华地带的沙滩上，度假的人摩肩接踵。翻看那天照片，无一人戴口罩。晚上十点多，亲友群里有人发新闻报道，说武汉15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。这个病，第一次闯进我们的视野，并在心中有了影。然后我不停刷新闻，看到心情沉重，以至于当晚和老公吵架后，我差点买了大年初一的机票回十堰。



1月21日，疫情刚披露时的三亚海滩

1月22日，家人都在房间休息，而我刷新闻到有些焦虑。上午出去买菜，姐姐打来电话叮嘱：务必买口罩，多多益善。我们先到了一家药店，惊讶地发现买口罩的队伍排了十几米。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为了多买口罩，跟店家扯皮。他反复质问：我给钱凭什么不让我买六包？药店护士似乎更强硬：你买完了，后面排队的人怎么办？存货已经不多了，一人最多买两袋。

我和老公最后共买了40个蓝色口罩，32元，4个棉纱口罩，40元。结完账，立刻就戴上了。到了菜市场，发现部分人已经戴着口罩了。下午两点多，刷到的新闻里说，广东新确诊9例。五点多去沙滩，周围很多人戴上了口罩。晚上11点，家人发来新闻：1人在武汉就诊无果，飞大连住院。

大家意识到，问题已经很严重。这也让此后整个假期相聚的氛围变得凝重。

1月23日，早起看到新闻：武汉“封城”。我们去南海观音和西岛游玩时，大约三分之一的游客戴了口罩，西岛开始红外线测体温。

疫情新闻报道里，死亡病例已达17人，人们都在议论“封城”晚了，口罩脱销了。我们的家乡十堰也有2例了。在南海观音的一处景点，本来好好拍照的婆婆突然拽上我们，急急走掉，后来低声告知我们：旁边几个是武汉人。

1月24日，大年三十，大家都没有出去，晚上八点多看新闻，十堰晚上十点开始“封城”。我们虽然在2000多公里外的三亚，心里还是有点慌了。老公下午买回来了体温计，我们早中晚给自己量体温，以防万一。令人忧虑的是，有两人体温接近37度。亲友有人说，他们的大学微信群里，大家为疫情的事吵翻了天，有人因为言论激烈被踢了，还有人，被封号了。

1月25日，与十堰相邻的襄阳“封城”后，湖北全面“封城”。这一天是大年初一，窗外海水湛蓝，微风吹拂，沙滩上只是零星散落着玩耍的人。看着各个城市不断增长的确诊人数，全家人内心焦虑——酒店一晚2900，后来要涨到5000多，还随时可能打电话让我们搬走，警察随时可能上门盘查，我们随时会被迫离开酒店……

接下来何去何从，一家人几乎吵成一锅粥。公公和婆婆坚持要回去，强烈要求订票，老人很激动：“一个人阳寿长短，老天爷早都定好了，万一我们有个三长两短，离家那么远，咋搞？就算染病了，死在屋里总比死在外面好。十堰在山里，安全些。”

我也强烈要求回家，我体质不好，内心又敏感。瘟疫让我心急如焚，眉头无法舒展，完全睡不好觉，痘痘一夜之间冒出了半脸，向来如期而至的生理期，竟也暗暗推迟了。一想到可能会被隔离，环境可能脏乱差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本来没病，我也会急出病，不如回家隔离。

老公和姐姐打算继续住，毕竟三亚疫情不太严重，只有1例。可失去耐心的我，犹如一头发怒的母老虎，跺脚大声冲老公嘶吼：“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你不回！我一个人回！”

是忽然响起的电话铃声，打断了紧张的气氛。此时已下午两点半，海口的朋友在电话里说：酒店都不敢住了，海口所有酒店开始盘查和隔离湖北人，以及湖北牌照的车，今天开始也订不到海口飞往十堰的机票了。

而我，还怀抱最后一丝希望，祈祷后天能如期安全回家。然而没到十分钟，航空公司短信发来：十堰所有航班取消。大家顿时六神无主，乱作一团，意识到不仅家回不去了，我们湖北人的身份也很危险，留在三亚被隔离更是风险太大。



三亚海滩上游客众多

最后我们决定，四人按照原计划第二天飞深圳，我和老公飞杭州，回义乌，毕竟那里我们也有地方住。即便如此，我们的心中依旧沉重又忐忑，充满前途未卜的焦虑，几乎认定了可能去不了机场就被盘查扣留，就算能去机场，下了飞机也会被杭州扣留，内心已然做好被隔离的悲壮准备。

由于吵架太激烈，我头疼剧烈，一量体温，37度！一直到晚上，我昏昏沉沉睡着，老公不时给我量体温。体温后来下降了，但我茶饭不思，一直睡到早上。

1月26日，我们尚未启程，老公便接到很多义乌的电话，相关机构、村委会卫生部门等，轮流紧张地劝他不要回浙江。

姐姐体温偏高，37度，说昨天一天都这样，没敢告诉我们，今天降低了一些才说。

晚上七点，我们先出发去机场。姐姐交代，安检、登机等各种情况随时沟通，如果我们不能走，她们也不能走，就随时续订酒店。我们一路上言谈举止小心翼翼，老公在耳边悄悄交代我不要说话。万一有人问，他来回答。登机前，家人告知，酒店里来了警察，给他们量体温排查。

飞机上，老公习惯性给我量体温，又自己量体温。结果一个空乘走了过来，问我是否发烧，我说没有，诧异地问怎么了。他说右侧第三个乘客投诉，说看到我们在量体温。我说，这时候全国人民都应该量体温吧。他走了，不一会儿那位乘客又投诉，有位男乘客不停咳嗽，拒绝他坐这么近。空姐请咳嗽的乘客自觉移步后排换座位，并给他量体温，一切正常。

1月27日，零点10分。我们下飞机，在车上一路提心吊胆，不敢讲话。到了第一道关口，停车，警察测体温，正常。老公伸开左手，我把右手给他，他轻轻在我手心抠了三下。很快，第二个关口，警察查身份证，我们知道“大祸临头”了。





1月27日凌晨，义乌高速路出口的检测点

凌晨3点，我们被扣留在高速福田出口，警察登记我们的信息后，其他乘客走，我们需要由村委会派人来接。黑夜细雨，身冷心焦，我问女护士要了两片暖宝宝贴，等了一个半小时。村主任和一位警察同来，登记后询问了很多，后载我们回家。临走时一位警察给了我一片暖宝宝贴，我看他没有口罩，送了他一片。5点，我们终于到了家，被反复交代要隔离14天，不能出门，要买什么有人帮忙买。

上午10点多，电话开始不停打来，先让我们下楼量体温，正常，然后交代不能出门。整个四层小楼里，就住了我们夫妻两人。我看了一眼大门，被一辆面包车堵住，仅能容一人进出，但是车旁边有五六个人，包括警察。同时，又有电话问我们需要什么。我们列了一个大清单发了过去：猪肉、牛肉、鱼、食用盐、面条、米以及各种蔬菜。叮嘱他们米面买好一点的同时，也请他们拿好小票，一会儿可以转账。

十二点多，生活用品到了楼下。我惊讶地发现，那辆车还在。老公说，那

个车早晨是为了堵我们，不让我们出去，现在可能发现没必要，就把车停在门附近，停正，不堵门了。

下午，我发现楼下一直有两个人，在车附近聊天或者转悠，但都不远，而且不时回头。我们才意识到，那个面包车，那些人，都是因为我们。我说为何不把大门封锁，我们原本也可以不出去。老公说，那样子动静太大，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5度，冷雨，因为我们，这些人要日日夜夜受冷。

旅游时，我只带了三条夏裙，适合春秋季穿的一件衬衣、一件短款牛仔外套、一条裙子、一条中厚打底袜和一件冬季穿的羽绒服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一次的全家到海南过年，最后会变成一次绕了一大圈的颠簸劳顿。

浙中地区的冬天，不至于冷得让人瑟瑟发抖，但我还是穿走了老公的秋衣秋裤，而他也只剩身上一套。别的衣物，包括我们的车，都在遥远的十堰。



1月19日，肺炎疫情尚未披露时的十堰街头

隔离第一天，想买口罩，网上大部分售罄，剩下的只有不知名的网店，不敢买。



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视，只有手机，我不停刷朋友圈和微博，也有时间冷静下来回想过去几天的自己。我情绪波动很大，让大家也跟着难受。姐姐安慰我：无知者无畏，有些讯息你们没有接收到而已，举国之力，不是小事。

经此辗转，我也希望自己能具备遇到问题临危不惧的能力。而刷朋友圈时，我也被一句话击中内心：发生在一个无辜人身上的苦难，也有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。——霍布斯《论人性》。

## • READ MORE •



河南硬核防疫下的“武汉”归乡人 | 谷雨实验室



无法团年的武汉家庭：这时候你才发现亲情之重 | 谷雨实验室



无法离开武汉的年关24小时 | 谷雨实验室

## 谷雨实验室

G U Y U L A B

本文版权归“谷雨实验室”公众号所有  
后台回复“转载”查看转载规则，经允许后方可转载

出品人：杨瑞春  
主编：王波  
责编：金赫  
运营：迦沐梓 闫一帆



 腾讯新闻 出品



戳“**阅读原文**”，看更多腾讯新闻原创精品内容

文章已于2020-01-29修改

阅读原文